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後宋慈雲走國全傳
第二十二回 散雙龍焦帥班師 逢村漢儲君權駐

住語狄王回轉山西，日夜訓練精兵，以待覓回太子應用。高王爺帶領後五虎將，並文臣等餘萬雄兵回關，合共四萬軍馬，偏正副將百員。天天操練軍兵，暗暗密訪太子，按下慢提。先表焦元帥一程班師回朝，將兵交回兵部，糧响交回戶部。暫守公所官亭中俟候早朝面君復命。只言道人不駐守官亭驛，一到得相府，通報接進。兩相見禮下坐。國大開言曰：「請問參謀大人督兵征剿太子反臣等，未知如何？」

道人曰：「貧道蒙太師提拔，與焦元帥興兵二萬之眾。他兵雖少，惟彼人心俱齊，地道慣熟，反將我軍殺敗。幸貧道以法力勝他數陣，反臣不敢出敵，一連數天高挑免戰。恨賊人山勢高巍，火炮、木石、守具利害，不敢逼攻。又風聞查得山西太原與潼關兩王不日兵至。催逼元帥預備軍馬，要即進攻。不想元帥按兵不願發兵。貧道忿起點定次早攻山。二萬軍馬盡出，乘法術破敵，殺上高山。不料他早已通後山水道通出大洋，君臣逃脫。要追趕又無筏渡，軍兵又不敢久留，只憂兩路反王兵截歸路。勞費一番，不得成功。次早登朝只憑朝廷公斷。」

國丈聞言大怒曰：「可惱焦仁，私放太子反臣，明日駕前與他算帳。」是晚國丈留款道人，次早並同登朝。

文武大臣見駕已畢。有王門官啟奏：「萬歲爺，焦元帥在午朝門候旨。」哲宗一驚，曰：「御弟危矣。」速宣進殿。焦元帥二人見駕畢，天子曰：「二卿征伐雙龍山，勝負如何？」

道人先奏：「焦元帥按兵不舉，是至太子君臣逃脫。此非臣之過，乃元帥怠慢軍情之誤也。請聖上公斷。今日急忙班師，只因聞報山西、潼關兩路兵馬殺來，猶恐首尾受敵，故以急趕回師。」

哲宗王聞奏，心頭暗喜，「此乃御弟洪福所至，故妖道不能相害。」佯言反詰：「焦卿身為主帥，如何按兵不舉？」焦元帥奏曰：「臣身當主帥之任，倘治兵不嚴，臨陣畏縮，賞罰不公，隊伍不分明者，臣之過。他為參軍之任，占算地利，探聽地頭，指點安營固紮。他不明地利，山後有水路相通，占算失時，是參軍之誤。望懇陛下參詳。」

國丈喝聲，「胡說！汝按兵不發，明有串通反臣之意，豈得強詞分辨。請陛下正以慢軍之罪。」

天子曰：「相父差矣。行兵佈陣、占算地利，察陰陽，乃參軍之任。如今失察山後避敵逃脫，此乃參軍不得辭其責，二人俱有失誤。焦元帥貶回湘陽，無有升賞；參軍貶降三級。」眾文武退朝不表。只有焦元帥打點行裝，自回湘陽鎮守，按下休題。

卻說太子得安周平搭救收留下，見彼才貌兼優，特待他為筆墨記錄，收理產業租銀之事，已有半月之久。安周平進外堂二人談敘間太子請問：「員外因甚愁容頓起，莫不是因小生在此躁擾，心有不妥否？」員外曰：「那裡話來。幸得足下在此扶助老拙，柄筆記錄，實為有勞文駕，老拙正欣幸得人。今所為一事，只吾敝鄉有四姓人家，每日牧童趕逐牛羊登山吃喂草料。眾童頑耍，各限邊界，如食過界限者，任從驅逐去，牛羊卻被掠去。對村一侯姓者一少年，強悍莫敵，名侯拱，年紀六、七上下，力大凶狠。他侯姓人惟藉此人力，每每欺吾三姓，但有牛羊吃過波界限，屢屢被搶奪牛羊不少。今天又被他奪去一牛二羊，將牧童打傷。今蒙動問，不得不直言告知，以釋先生糊疑。」

太子聞言大怒曰：「有此強頑兇惡之徒！不免明日待小生假扮牧童，特牽牛羊過界限，與他一較手段，待他不敢放肆。」安員外曰：「不可造次。勿言者拙得罪，足下乃弱質斯文、手無縛雞之力，怎能與他作對？只恐被他打傷，老拙於心怎忍。」太子冷笑曰：「員外休得小覷輕視。非小生誇能，看不串吾弱軀由汝金鋼鐵漢、用拳藝者，安未逢敵手。」員外聞言喜悅，曰：「看不出汝白面書生文武俱備，實為可敬。」

是日用過朝膳，太子裝穿牧童服式，引著牛羊而去隨續會兩姓牧童。只有侯家牧童未到。眾牧童曰：「吾等眾人各各相識認，惟汝面生，並未相識。汝是何人？」太子曰：「眾位聽著，吾是安員外舍親，名王勇。今奉舍親命引牛羊放草料。」眾牧童曰：「王哥哥，汝是初到，未知來歷。前面一帶，是侯家界限之地。汝不可放牲口過分界吃料，是有凶無古，須要小心看守，方才無礙也。」太子冷笑：「朝廷野地，何分爾我邊界放牲口食草料，非自置自買之業。倘他恃強，今日汝眾人且在此頑耍，看看吾自有擒虎剝皮之可觀。」

眾牧童聞言各各發笑，曰：「汝要性命知時務者，迴避則吉；不聽好言解勸，只憂死在目前。」太子冷笑不已。少時盡將牲牛放往侯家界內吃草。不一刻，侯拱到了。眾牧童牽開牛羊，遠遠站開。侯拱一到，只見牛羊二三十隻不等，盡放在他限地吃草料，心中大怒，喝聲：「何姓野賊種將牛放在吾界內地吃草料？且將牛盡送來！」語畢，左手撼一牛角，右手扼一牛尾，退後用力拖拽而去。

有太子大喝一聲：「死囚體走！」趕上伸手向他夾後心衣上一扯，連人帶牛共四件，走步如飛。眾牧童大驚。侯拱大怒，雙手一鬆。太子手一放，侯拱反跌下泥草中。爬起來渾身泥土，心如火焚。大喝：「小賊！汝敢在大蟲上捏汗！不一頓打死汝，誓不當人世！」

太子曰：「且慢。吾非別人，乃安員外內親人，名王勇。汝休認錯怪著別人。惟一說，汝能打吾倒地，只由汝將三餘牛羊盡趕去，待吾親送到府上，叩首請罪。倘吾打汝於地中，汝怎生報答？」侯拱曰：「此話實為有理。倘汝輸了銳氣，被吾打倒，惟此四姓遠近老少人等，俱尊稱吾為侯拱哥哥，我並未相稱別人一哥字。吾倘被汝打下，即拜汝為哥哥。意下何如？」

太子暗想：「此人力大無窮。收服此人，日後也得手只一助。但不可以力勝，須用太祖中路變化權勢打倒他，乃能收服此人。」當時侯拱曰：「吾來也！」雙手掛角，拳向天庭打下。太子將身一低，雙足一進，兩手向腰步一送，侯拱一交撲倒於草中。爬起來雙手向中步插來，太子將兩手肘左右一按，落了侯拱雙插，復乘勢一進，當胸一托，侯拱早已仰面跌去。怒氣重重爬起向下架打來。太子將身一閃，復進馬一鉤腳橫掃，侯拱已復身跌於草堆內小壟。混身濕泥，滿臉糊濕。眾童曬笑不已，復贊羨：「王大哥果然武藝超群。」

當時太子只恐侯拱羞慚，大呼：「眾位休得多言，侯大哥武力吾所難及，不過我以閃避進退耳。至於兩相實力交搏，我也非其敵手。」侯拱想來：「此人年輕有此武藝精通，又且謙虛遜順。即結交此等純良君子未為不妙。」即聞言曰：「王哥哥有此拳藝，弟所深服之致。吾有言在先，打倒吾者拜他為兄，但弟一匹蠢鹵之夫，未知王兄肯允否？」

太子喜曰：「但某乃離鄉別土之人，既蒙不棄，願結生死之交。」侯拱大喜曰：「方信『一頁浮萍歸大海，人生何處不相逢。』今天倘兩不相毆一場，那得結交為異姓手足。但汝今年六，吾也六之年，論月汝長，理當拜為兄長。」當時對天結拜已畢，眾牧童各各談笑，不覺坐久，已是日落西山。有侯拱、太子二人曰：「四莊上眾牧童兄弟，從此四下山頭基址俱由牛羊食料，自此勿分爾我界限，以免口頭上生非。」四姓牧童大悅，各各回家。

侯拱回至家中，將此情由說知母親，言：「孩兒今日與安家牧童比武，惟孩兒數載未逢敵手，不料今天輸了銳氣，與安家牧童說明贏得孩兒拜他為兄。自此孩兒收心，不敢恃勇行兇矣。想來一山還有一山高，英雄輩後有英雄。今與結拜為手足。彼乃別省人氏，名王勇。」姜氏曰：「孩兒有此遷善改惡之美，為娘甚喜，自此不須恃勇與人較力，有傷和氣致祥之戒。」

住語母子之言。有安周平見太子力服侯拱取回昨昔搶去牛羊，分恭敬他文武全村之能。惟太子自從與侯拱結拜之後，兩相愛敬，不願在家閒耍，只要拘放牛羊到山喂草料，兩兩相敘要頑。一天四姓牧童敘齊，太子曰：「賢弟如今無事，且學習將牛羊擺列一陣如何？」侯拱曰：「哥哥汝精於排陣否？」太子曰：「且試將牛羊排擺看來。」是日太子將合齊四姓牛羊數百隻，分分排排，擺下一字長蛇陣。眾牧童曰：「王家哥哥果也能人，武藝高強，又能排擺陣圖，我們毫釐不及矣。」

正說談笑之間，有一過路公差投遞公文路經此處，聞說談笑擺得好陣，只得登高住足一觀。只見一班大小牧童二□餘人，在此將牛羊要頑排陣，不覺冷笑一聲。有眾牧童曰：「安家王哥哥，有人在這裡偷看汝擺牛羊陣。」太子怒曰：「誰人敢偷看吾牛羊陣？此人例應斬首！」說話未完，這公差人在馬上跌於地中，人首分開。嚇得眾人驚慌無措，皆曰：「安家王哥哥殺人。」太子即止眾童曰：「不可喧嘩。且扒砍開山土暗埋下，神不知鬼不覺矣。」眾童一齊動手，將公差扛抬下，泥土埋掩畢，各各拘牛羊而回。

早有人報知安周平，說王勇將牛羊擺陣殺人。安周平聞言暗驚，「想來此人比眾大異，氣象非凡。且待他回家一問，便知明白。」當時一見太子回莊上進內堂，即動問：「老拙方才聞汝擺牛羊陣，殺死過路公差，未知是否？」太子曰：「吾一開言，此人已跌於馬下身首分開，想必此人該當死的，是以過往鬼神殺他，與吾何干？」安周平曰：「請問足下實乃何等之人，能使動神鬼？非真命聖上不能，汝莫非當今慈雲殿下否？且將真情實說，以免老拙有慢君之罪，並有計策好早日打點。不然別人漏泄出機關，大禍難逃了。」

太子曰：「不錯，吾非別人，乃慈雲也。」安周平驚駭曰：「有何為憑？」太子即取出血詔書。安周平看罷，即下跪請罪，太子扶起曰：「員外體得如此，斷不可揚聲。吾自雙龍山君臣失散，被風打破戰船，得蒙周全，恩德不淺，倘有回朝之日，自然酬報恩德。」安周平領謝曰：「待小臣吩咐備辦酒筵，從新敬款殿下。」當時轉進後堂，對後妻鄧氏說明：「慈雲太子逃匿吾家。」

有鄧氏貪圖心重，勸丈夫出首太子，「速須報知濟南府文武官，起兵到來擒捉回朝。平地登天有二品之官，豈不為美？又可免匿藏禍發之虞。」安周平曰：「此算不差。汝母女且誘賺他小心看守。」即跑出堂曰：「殿下，小臣有舍親被人打傷，目下要往一觀，多去兩天，准回奉陪龍駕。如今不敢煩拘牛羊，且待牧童，拘汝在書房將息如何？」太子信以為真稱謝。

有瑞蘭小姐思量：「爹爹真乃愚蒙之輩，聽從後妻狠毒之言，妄思榮華富貴，不念先王儲君。今到濟南府出首太子，倘謀事不成滿門反被所害。不免奴通知消息，待太子逃脫。倘彼有回朝之日身登九五，必不負奴救出之情，得近宮幃之貴，豈不美哉。」想定計策，命丫環排開酒宴，請到母親同敘賀喜：「娘親不日二品夫人之榮，故女兒今備預賀之酒，與母親一樂。」鄧氏喜悅，曰：「難得女兒有此盛心，為娘領情，但吾藉汝父身榮，女兒也貴為宦門之女矣。」此日母女用酒盡歡。瑞蘭小姐盅盅慇懃相勸，大嚼一番，鄧氏早已熏醉糊塗，與丫頭扶歸房內睡熟，不知外廂事情。

有瑞蘭急忙忙回歸自房，閉門改扮男裝，暗藏些金帛。一到書房，下禮稱殿下，即將後母不仁，勸父親往濟南府出首，捉拿殿下，「故奴改扮男裝特到通知與殿下逃出。猶恐爹娘察知奴通知殿下不容情也。」當時太子大驚，感激小姐通知陷害，「如此可連夜逃走矣。」二人同出後園門。太於拘牛羊時已到過侯拱之家，此夜一程跑到，將門速叩。

有侯拱即開柴門，一見曰：「原來王哥哥，緣何深夜到此，有何事情？此位何人？」未知太子如何答話，逃脫此難？下回分解。